



GEORGE SAND

我毕生的故事

乔治·桑自传

[法] 乔治·桑 著

George
Sand
The story of my life

一个活得异常真实的女人

我并不是一个道德完善而高尚的人，我的爱就是我的全部。
但是我爱得强烈，专注，而且恒久。

George Sand



George Sand

我毕生的故事

乔治·桑自传

[法] 乔治·桑 著
甘露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毕生的故事: 乔治·桑自传 / (法) 桑著 甘露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391-3

I. ①我… II. ①桑… ②甘… III. ①桑, G (1804~1876) — 自传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8374号



书 名 我毕生的故事: 乔治·桑自传

著 者 (法) 乔治·桑著

译 者 甘 露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特 约 编 辑 汪 旭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391-3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25

第三章 / 55

第四章 / 86

第五章 / 152

第六章 / 187

第七章 / 205

第一章

我从不认为，当一个人在讲述自己一生故事的时候，会带着傲慢的神色，或者能保留一丝中肯的评价。在他这一生给别人留下的诸多回忆中，他更无法选择，哪些事情会永久地留存在别人的心里。对我来说，我仍旧想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即使给自己作传这事十分艰难——没有比给自己下定义、亲自概括自己的一生更困难的事了。

对人类内心世界的好奇探寻是人的天性，然而我们越是聚精会神，就越难以看得分明。对于那些活跃的头脑来说，认识自我是一门枯燥乏味的学问，并且这学问是永远都掌握不了的。但我会完成自己这份责任的，这责任犹如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我答应自己，在没有完成这件事之前，绝不能死去。因为这件事是我常怂恿周围人为他们自身去做的，即对自身天性做一次诚挚的探寻，对自我的存在做一次专注的审查。

难以克制的惰性让我一直拖延到今天才完成这个任务，懒惰

是那些喧闹的、被各种欲望占据的灵魂的大敌，因此也就是那些年轻人的大敌，因为年轻人的灵魂大多是嘈杂且拥挤的。或许是我有些负罪感，因为尽管许多关于我的传记中充斥着各种错误，我还是让它们出版了。对此外界有赞扬，也有批评。直到有一天，我的名字成为一些传记里荒谬的存在。那些传记先是在国外出版，经过一些毫无考证的修改以后，又被重新引进到国内。我常被作者询问，他们需要在里面添加些什么信息，才能让我满意。而我一直懈怠拖延，直至最后拒绝了许多热心人最单纯的好意。我承认，彼时，对于读者热衷于我那并不突出的品格一事，我感到极度厌烦。因为那个时候，我满心满脑都被那些更坚强、更有逻辑、更完备、更理想化的品格所占据，这些品格比我拥有的更优越。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那些小说中的人物才拥有的高尚人格。同时我觉得，人之一生，只能有一次在公众面前谈论自己，而且是极其严肃地谈论，之后就该永远不再提及。

当我们习惯于谈论自己，我们会更容易自我吹嘘。这并非我们的本意，而是人类本性的自然流露，人们似乎总是愿意不断美化自己、拔高自己的思想，甚至说些幼稚的大话。不过我们不该为此害怕，因为这些大话尚披着抒情的外衣，如同诗人们的话语一般。就这一点而言，诗人似乎拥有专门且神圣的特权。但是，太热衷于自身，会让自己沾染上心比天高的坏习气。这种行为并不能让灵魂长久栖居，也不能和别人做心灵上的深入讨论。在这种对自我极度热情的怂恿下，人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有缺陷。他好像有了神力，拥有一个理想化的世界。有时他也会后悔和沮丧，但他会把这些琐碎的情感无限夸大，变成一种绝望的诗情和

惆怅的意境。就好像她摇身一变，成了少年维特^①，成了曼弗雷德^②，成了浮士德^③，成了哈姆雷特^④……成了这些艺术上的高尚表率。但是，这些原型都缺少哲学知识上的教益，有时会成为对人有害的模范，或者是跟真实生活不沾边的例子。

无论如何，这诗人灵魂里最伟大情感的写照都被人永远崇敬着！要我说，无论他们曾遭遇电闪雷鸣的乌云，还是曾获得过耀目的荣光，我们都应该对那些大艺术家们多一些宽容，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因为他们将最崇高的情感传达给我们时，就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最高使命。但是还要说，要在最谦逊、最通俗的形式下，不用难懂的代号，摒弃虚荣的光环，也没有高筑的神坛，我们就可以这样交流，必然能够完成一件严肃的任务……这些将对我们的同辈人更加有用。

诗人能将他们自身的存在理想化，把一些事情变得抽象和虚无，这种诗人的才能显然不会是完善的教诲。或许这是有用且能活跃人思维的，因为有灵感的幻想家会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升华。

① 歌德著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主人公。整部作品像一篇感伤的抒情诗，用日记和书信体的方式写出了维特苦闷的心理和惆怅的情感，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和精神上的极度震动。

② 拜伦诗剧《曼弗雷德》中主人公。曼弗雷德从小便是一个落落寡合的人，壮年时独自居于阿尔卑斯山的大自然中，但是他的心境却始终得不到宁静。他埋头研究科学，然而从知识中亦不能得见幸福。“知识的树，终非生命的树。”他在这样的苦闷中悲观厌世。

③ 歌德诗剧《浮士德》中主人公。浮士德经历过彷徨与苦闷，失望至极之时，甚至想到了死。诗剧最终，他在发动大众改造自然，创建人间乐园的宏伟事业中找到了人生的真理。

④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在《哈姆雷特》中，复仇的故事中交织着爱恨情仇。主人公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失去了父亲，整个王宫陷入了死亡的恐怖之中。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他达成了目的，最后中了致命的毒剑死去。

心醉神迷中，情感得到净化，精神更加激昂。他们用精巧的芬芳粉饰我们的弱点，在这种迷幻中，却还缺少一种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真实。

好吧，一个艺术家要想触及这种真实，的确需要费一番力气，那些热衷于追求真实的人实在是很勇敢！对我而言，我承认自己对这项任务的热爱并没能持续太久，把这个题目写成文章也不是很容易。

我总是发现，不仅过多地谈论自己不好，长时间地独处也是有害的。普通人的一生中只有很少的时间，甚至仅有几个瞬间，能做有趣且有益的冥想。我和所有人一样，都能感受到这些日子、这些瞬间的存在。但我会拿起笔写作，倾吐出这萦绕着我的愁思或心中无限的焦虑。这些随笔中的绝大多数永远不会发表，但它们就像我人生的路标。而剩下的一些文章则以一种半机密性半文学化的形式，写于不同的地方，在隔了很长时间以后，编成了一个文集，收在《一个旅行者的信》这本书中。在写这些信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怕谈论自己，因为这种谈论并不以一种公开性和文学化的形式存在。书中的“旅行者”有种虚构的成分，是杜撰出来的，就像我的笔名一样，是男性化的。我本人很年轻，而这个人物很年长。我借助主人公，这个伤感的旅行者之口，讲出了许多个人的情感和思考，这些是我不敢在虚幻的小说或是严肃的文体中写出来的。

我需要抒发内心的激越，并不需要顾及读者的感受。

如今，我已经没有了这种抒发内心的需要，这种诉求对成人来说是幼稚的，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我将说说

我为什么没有了这种需要，以及我为何要如实地书写我自己的人生——这种如实记述就像人按照生理需求吃饭，却不能品尝出食品的任何味道。

我没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我到了一个平静的年纪，我的人格已经没有了进步的空间。如果我随心所欲，只顺着自己的喜好走，我能做的只是遗忘，完完全全地忘记自我。我不再执迷于年轻时挥之不去的那个谜团，我解决了那些让我晚上失眠的难题。这遗忘帮助了我，因为就凭我一个人，大概很难获得这暂时的喘息。

我生活的时代，是压抑了许久之后真理的火花迸发的时代。我亲身经历，也知道其发源于何处，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曾试图在心理学里寻觅启蒙之光，但这是十分荒谬的。这启蒙之光实则来源于信念，这信念就在我自己身上，我却还没有找到。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我可以不费力地到达灵魂栖居之所，而心灵的休憩却永远也无法达到。对于那些生来就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的人来说，世界上总有要去关爱的东西，所以要去怜悯、去奉献、去宽容。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逃避痛苦、倦怠和恐惧，因为这逃避实际上是冷漠、是无能、是提前到来的死亡。只有我们坦然接受这人生的不治之症，我们才能更好地挺过来。

在这沉静的思考中，在这屈从的压抑里，我既没有体会到人生在世不称意的苦涩，也不知道这么长时间以来，对自我的热情其实让我受到了欺骗。是以我从未想过要反抗，从没想过好好审视自己的现状和反思自己的过去。

但是我曾说过，我把给自己写传记看成一项任务，下面我来说说原因。

许多人尽管活着，却从没有严肃地审视或试图理解过自身的存在。他们不知道从上帝的视角来观察自己，无论是作为个体的自己还是作为社会一份子的自己。他们从我们的身旁走过，没有人认出来，因为他们是如此默默无闻。尽管他们命运中的崎岖是在上帝看来很必要的，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其中一些人一生都将残缺和低迷。

用我那个时代的语言来说^①，人类精神进步最活跃和最虔诚的源头是“连结”。所有时代的人，无论是通过先天获得还是通过后天学习，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当个体被赋予自由表达的天资，在周围人的鼓励，或是在内心声音的驱动下，他愿意去表达他的人生。好像是他得完成的一项责任，这实际上是他讲述人生经历的责任，与其他个体交流的责任，是去旅行、以任意视角探索外部世界人和事的责任。

还有一种更个人化的工作，即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可以称之为讲述自己的灵魂生活。虽然这更难完成，但要说，这同样很有教益。讲述内心世界，就是深入挖掘自己的灵魂，目的在于给人提供兄长般的殷殷教导。这些个人的印象，这些在抽象的智慧与情感的世界中，已经付诸实践或是在尝试中的漫游，从拥有诚挚且严肃的灵魂之人的口中娓娓道来。这是给枯燥人生的刺激，这是对丧气灵魂的鼓励，甚至可以说，这是发人深省的忠告，是那些陷于生活迷宫中，迷惘之人的向导。这讲述内心世界的过程，就如同在交换信心和彼此的怜悯之情，不论是

^① 【作者注】上个世纪人们称“同理心”，后来叫作“爱德”，五年之前称“博爱”。

讲述之人，还是聆听者，都受益匪浅。

在内心世界中，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让我们愈发膨胀，时而睥睨一切，傲慢无比，时而又甘于下贱，卑微到尘埃里。一个如同兄长的朋友曾向我们坦言，他也遭受过许多的折磨和困惑，我们从自身经历中得到的经验中找寻，却没有找到更好的理由来教他坚强，让他相信生活。我们心里一清二楚，这位朋友的境遇，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境遇。就如同常理所言，一个人的生活其实就是千千万万个人的生活。

“我曾承受着相同的痛苦，我曾遇到过同样的暗礁。我从苦难中走了出来，所以你也一样，你也会战胜苦难的。”这就是一个做朋友的人对他的朋友说的话，是一个人教会另一个人的道理。在那些绝望的时刻，在生活的重负压得人不堪忍受的时候，对他人的同情和援助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在那个时候，我们却没有觉察到要去主动地流露情感，情感却自然而然地迸发了。

确实，那些经历过最大不幸的灵魂，对于他人来说，才有着最大的影响力。在情感世界里，我们很少去怀疑论者那里寻求依靠，那些怀疑论者既爱嘲笑人，态度又傲慢。我们常常向那些同类人中的不幸者，向那些比我们自己承受了更多苦难的人投去目光，并伸出双手。如果我们发现他陷于不幸，他受到同情，和我们一同哭泣。在他运用理智和力气的时候，如果我们恳求他，或许他会教我们生活的道理，这样我们就对苦难有了解。但是很有可能，在完全理解我们之前，他会无动于衷。为了让他理解我们，他应该信任我们，作为我们对他的信赖的回报。

因此，对人生苦难和斗争的讲述其实是对所有人的教诲。如

果每个人都明白是什么教他受苦，又是什么将他从苦难中救赎，这将对人类的致敬。正是在这种崇高的视角下，在这种果决的信念下，圣·奥古斯丁^①写作了《忏悔录》。这是一部世纪巨著，是几代基督教人寻求救赎的探索。

然而，巨大的鸿沟将卢梭的《忏悔录》与这位基督教神父的巨著区分开来。这位十八世纪哲学家的目的似乎更加个人化，内容也没有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严肃和富有教育意义。卢梭自我谴责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找个机会为自己辩解和开脱，他揭露自己不为人知的过错，也只是为了有理由反驳公众对他的诽谤和指责。同时，这部作品也算得上是一座刻画自尊与人性的丰碑。卢梭通过他的个人情感反抗这个社会，通过他真诚的态度吸引我们，并深入到我们的内心。这部享有盛名的作品揭露了人性的缺陷，有时甚至是人性的罪恶。在这部作品里，有严厉的教训。在对理想的不断追寻中，越是那些能让殉道者们沉浸甚至迷失其中的理想，越能震撼人心，并且引人入胜。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把卢梭的《忏悔录》单纯地看成一部个人自我辩解的作品。而作品中交织着的，对自身的考量和忧虑，无疑也加深了人们的这一看法。在卢梭的朋友和敌人都已经不在了的今天，我们更加带着轻视的眼光看待这部作品。我们不再想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曾遭遇过多么不公的对待，曾受过多少病痛的折磨。我们也不愿意去了解，他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者

^① 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

们，是多么的肆无忌惮，又是多么的残忍。我们所感兴趣的，能够启发并影响着我们的，是这个天才的灵魂被他那个时代的谬误和哲学之路上的重重障碍所占据，是他庄严朴素、自由自尊的思想同轻浮、不信神、腐朽的社会阶层的斗争。他曾接触过这种社会阶层，这阶层反过来也同时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腐朽阶层对他的影响里，有时是通过好处引诱他，有时是通过专政限制他。而这些影响，时而让他陷入绝望的深渊，时而又让他奋起反抗，达到与腐朽决裂的高尚境界。

就算说卢梭《忏悔录》的思想是很有教益的，就算说揪出自身某些小毛病、并向别人讲述自己种种不可避免的错误的责任，我却并不是那种善于在公众面前忏悔赎罪的人。作为一个作家，为了避免背上怯懦的骂名，我已经足够坦诚。所以我坚信，读者们已经很了解我了。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谴责的方法并不能说是很卑贱的，那些自我谴责的人也没想着要去愚弄欺骗大众。知道卢梭曾经从我的祖父那里偷过三镑 10 苏^①这件事并没什么用，也没什么教育意义，更不用说，这件事可能也并非实情^②。对我来说，我还记得在小的时候，自己曾经从祖母的钱

① “镑”和“苏”均为法国货币单位，1 镑约合 20 苏。

② 【作者注】这里是我在祖母的日记里所看到的：我的丈夫弗兰科尔有一天对卢梭说：“你愿意把所有事告诉所有法国人吗？”卢梭回答：“我将会这样做。”他的回答让我和我的丈夫在剩下的一两个小时里都漫不经心地打着哈欠。这或许是他一生中唯一巧妙的应答，而这应答也并非发自心灵的。或许就在这个晚上，卢梭偷了我丈夫 3 镑 10 苏。不过对我们来讲，卢梭似乎对这起偷盗很是沾沾自喜，并且常常吹嘘自己。而弗兰科尔对这件事几乎没什么记忆，他甚至觉得，是卢梭自己编排出这件偷盗的事情，目的就在于向公众展示他良心的敏感，同时为了有人觉得他还有那些错误没有“忏悔”。另外，我有些想说：“好样的卢梭，您把皮鞭加大力度，重重地打在自己身上，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竖起耳朵听呀！”

夹里拿了10苏来送给穷人。我偷偷摸摸地做了这件事，心里还挺满意。私以为，这件事实在没什么可夸耀的，也没什么可忏悔的。这仅仅是我做的一件傻事，因为我若是想要钱，直接向祖母要就好了。

不过，对于剩下的那些诚实的人来说，我们所犯错误中的绝大多数仅仅算得上是“蠢事”。在那些不诚实的人面前，对我们错事的谴责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因为那些不诚实的人，总是在有预谋、有方法地犯罪。这个世界就是由这两种人组成的。人们总是愿意更多地讨好别人，而不会选择向别人暴露自己差劲的一面，目的是为了取悦他人，或者得到他人的怜悯与认可。

当我得知卢梭曾如此卑躬屈节，凭空想象并且夸大事实，甚至编排出一些无中生有的错事来忏悔时，我感到十分难过。面对他的敌人们强加在他身上的罪责，他为自己辩解，但是《忏悔录》的写作并没能让敌人们心软。想要证明自己的无罪和善良，只去关注他没有作自我谴责的部分还不够吗？只有在那里，他才是完全无辜的。对于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

不管人是纯洁的还是肮脏的，卑微的还是高大的，人性中总有虚荣的成分。在给自己辩白的时候，就会发现，这虚荣是孩子气的，也是值得怜悯的。我从不理解，一个受谴责的人能够审判自己。如果 he 是有罪的，他会说更多的谎言，他的罪行也因此加重。而他被揭穿的谎言会让他更屈辱，受到更严苛的审判。而如果他是无辜的，他又怎么能够向莫须有的罪名低头，还去证明自己曾经犯过错呢？

更重要的是，这关乎自身的荣誉。在人生不断前进的过程

中，人应该仔细地爱护自己，或者精心计划以求得成功，并躲开别人的诽谤和恶意中伤，同时证明自身的优秀。诽谤和中伤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不例外。有时，这是公共生活所必需的，但在私人领域，通过空话来证明忠贞是不可靠的。正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才需要让我们认识的人来赦免我们的小毛病，并且欣赏我们的优点。

最后，因为社会上每个人相互都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孤立的过失并不存在。因此几乎没人能说，自己从来没犯过错，或者从不是错误的帮凶。只谴责自己，而不去怪罪他人是不科学的。有时候需要责备的，是打击我们的敌人，甚至是为我们辩护的朋友。就像那件曾经发生在卢梭身上的事例一般，连瓦伦夫人^①都在忏悔自己的错误，谁又能保证自己从未犯错，有权利能审判并原谅卢梭呢？

请原谅我，卢梭，在责备你的同时阖上了《忏悔录》——这本值得尊敬的书！我责备你，但同时也是向你致敬！因为这些责备丝毫无损我对你的尊敬，以及我对你所有作品抱有的热情。

在这里，我要为自己辩护。我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完成一件艺术品，因为艺术品只有自发创作或者灵感迸发而不去限制时才有价值，我也不想像创作小说一样讲述自己的一生。那样的话，形式就会喧宾夺主，连内容也要为其让步。

因此，在这本书里，我的讲述可能没有什么顺序，也缺乏连贯性，甚至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前后不

^① 瓦伦夫人，卢梭青年时期的情人，在音乐和自然方面给卢梭以启迪，对卢梭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旦毫无逻辑可言的，我也不相信（的确一点儿也不信），有人能够声称，今日的想法，和昨天的想法能够完全一致。

所以，我写作这本书时，可能会随心所欲地跟着灵感走。在这里，作为本书的开头，我将跟大家就我心里对于回忆录这类文体的看法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同时在我逐渐开始讲解的时候，会举出具体的实例。

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他们也无须惶恐，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已经记不起来了；那些热衷于挖掘丑闻隐私的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我的这本书并不是为这样的人而写。

我出生的那一年，是法国实行共和以后的第十二年，拿破仑于这一年加冕称帝^①（1804）。我的名字并不像许多为我作传记的作家所说的那样，叫玛丽·奥罗尔·德萨克森，德·杜德旺侯爵夫人，而是阿芒蒂娜·露茜尔·奥罗尔·杜邦。我的丈夫，弗朗索瓦·杜德旺先生也没有贵族头衔“德”，他仅仅在步兵队当过少尉罢了。我和他结婚的时候，他才27岁。当他从一个年轻人逐渐变成拿破仑帝国一个年长的陆军上校的过程中，人们把他跟德尔马尔先生搞混了。而这位德尔马尔先生，则是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不难理解，在给一个小说家写传记的时候，确实很容易把小说里虚构的成分跟小说家的真实人生混淆起来，因为小说里的东西实在是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还有人把我和我先生的关系，跟我们彼此父母间的交往混为

^① 1789年法国爆发反对路易十六的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之后法国成为立宪制国家。1799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夺取政权，成为第一执政官。1804年5月18日，《共和十二年宪法》颁布，宣布法国为法兰西帝国，拿破仑为帝国皇帝，称拿破仑一世。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帝国。

一谈。玛丽·奥罗尔·德萨克森是我的祖母。我丈夫的父亲在帝国时期曾经是骑兵队的上校，但是他既不粗鲁也不乱发脾气，可以说，他是男人里面最有礼貌最温和的。

顺便提一下，我要好好地对我的传记作家们道个歉。同时，冒着让我与他们之间关系恶化、还要为他们的徒劳无功付出代价的风险（尽管他们的写作出于好意），我还是要说：“他们的写作既不细致精确，不合时宜，也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只是给我没有将婚姻持续下去作辩解。同时将我和我丈夫区别对待，仅仅为我辩护，却把错误都归咎在我丈夫身上。”对于那些所谓的错误，当我与丈夫分居重获自由以后，连我自己都不去抱怨了。公众在空闲之余，会谈论起这种类似的指责，他们常常对我丈夫这些所谓的错误抱有非常不好的印象，这些都是很难避免的。当人认识到要直面或忍受日复一日的攻讦时，就明白不必为此忧心忡忡。

传记作者有时需要致力于讲述另一个作家的人生。然而，当他们在描写笔下那些作家时，无论在情感上或是在思想上，传记作者都不应该忤逆作家的意思，更遑论跟他们正面冲突了，尤其是当笔下的作家常常被人迎合奉承，希望在公众舆论中保持良好形象并且想要重获声誉时。在这种情形下，传记作者的角色就像是作家的一个朋友，而朋友是无论如何都会照顾公众情绪的。

我的丈夫仍然健在，他既不看我写的东西，也不读那些有关我的文章，是以对于他因为我才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一事，我更加不能赞同。我不能跟他一起生活下去，是因为我们在性格、思想观念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对于我提出的合法分居的提议，